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

凡例

一是書裒輯自周代以迄元明凡冊立儲貳義關
鑒戒者備臚事實謹列按語於後

一採輯專據正史核實徵信謹遵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御批通鑑輯覽以定折衷

一自春秋以後諸侯王建立世子事蹟雖多可採
但係諸侯世子非儲貳可比擬按語中略敘概

不列入專條

一歷代偏據一隅僭竊尊號如十六國春秋十國春秋所載與得統繼序者不同亦從闕略

一正史内宗之太弟明之太孫皆闕炯戒謹一體附載

一遼金元三史内人名地名皆經奉旨改譯謹遵照書寫仍於每卷人名地名初見處分注原作某字以便披閱

欽定古今儲金鑑目錄

卷一

周

平王

王子帶

漢

惠帝

太子榮梁王附

戾太子據

東漢
東海王彊
三國吳
廢太子和
卷二
晉
惠帝
愍懷太子遹
宋

元凶劭濬附
南齊
武帝
梁
昭明太子統
卷三
北魏
太子晃
廢太子恂

北齊
廢帝
北周
宣帝
隋
廢太子勇蜀王秀附
卷四
唐
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附

太子承乾魏王泰附
懿德太子重潤
節愍太子重俊
太子瑛
莊恪太子永
卷五
宋
太宗
遼

順宗
元
裕宗
阿裕爾實哩達剌
卷六
明
惠帝
仁宗
光宗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六卷乾隆四十八年

特命

諸皇子同軍機大臣及

上書房總師傅等取歷代冊立太子事蹟有關

鑑誡者按代纂輯自周迄於前明得三十有

三事又附見五事而自春秋以後諸侯王建立世子事非儲貳可比者間敘其概於按語中而不入正條其他偏據竊位無關統緒之正並略而不論若宋之太弟明之太孫尤足為萬世炯鑑則備論之紀事取之正史論斷衷諸資治通鑑綱目
御批及通鑑輯覽
御批卷首恭載節奉
諭旨如羣書之有綱要焉伏見我

國家萬年垂統
睿慮深長
家法相承不事建儲冊立
皇上準今酌古備覽前代覆轍灼知建儲一事斷
不可行屢頒
宸諭深切著明伏讀
御製職官表聯句詩注於詹事府條下云自古書
生拘迂之見動以建儲為國本其實皆自為日
後身家之計無裨國是誠以立儲之後宵小乘

問伺釁釀為亂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朕於此往復熟籌知之甚審我子孫當敬凜此訓奉為
萬年法守
聖訓煌煌日星昭揭證以是編所載往蹟既曉然於前事之當懲益以知
聖朝貽謨宏遠實為綿福祚而基萬年之要道也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一

周

平王

周幽王元年立子宜臼為太子宜臼母申后姜氏三年納褒姒初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逃於道收之以奔於褒後褒姁有獄請入此女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

王愛納之生子伯服時虢石父為卿用事奴與之比譖廢申后并黜太子王遂立褒姒為后而易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十一年王求故太子於申欲殺之申侯弗與召犬戎攻王殺王於驪山下掠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即申侯迎立宜臼是為平王元年避犬戎之難東徙洛邑

臣等謹按建立儲貳三代以來踵行故事變故相仍未有能力除其弊者周平王以冡嗣而遭讒廢外假强援入承宗緒漸致犬戎內逼周轍東遷論

者謂檿弧箕服禍機先兆實嬖寵易儲有以致之而未足以盡致變之由也向使幽王無明立太子之事則褒似何所庸其搆誣虢父何所施其傾軋申侯何所挾以為重犬戎何所藉以為資盤石苞桑未易動也幽王狃於儲貳之建即位初年早立元嗣及寵褒姒生伯服輒信讒廢黜欲求故太子殺之不子其子孰甚焉平王貪天位而棄人倫假手仇讐甘心弒逆揚水一詩心跡顯然可謂不父其父矣設核平王之心以定平王之罪其不可屑

神器明甚特平王之廢非其罪而幽王建立之初未能早見及此遂致身隕國危宗周不振則當日建儲之失也春秋時若晉申生楚商臣皆以列國世子身罹讒慝致召釁端其他兄弟傾奪嫡庶分爭者不可勝紀然則有國家者欲泯禍亂之萌於建儲一事所宜深戒

聖訓煌煌可為萬世法矣

王子帶

王子帶惠王子母陳嬀太子鄭之弟也有寵於后王以

后故將廢鄭而立之齊侯帥諸侯會太子於首止以定其位惠王崩太子惡其難懼不得立因使告於齊齊復盟於洮而位始定是為襄王三年帶以諸戎入冦秦晉伐之王以戎難致討帶奔齊齊使仲孫湫入聘且言帶事歸復命曰王怒未怠不十年弗召也十六年王以富辰言召帶歸京師帶通於狄后隗氏王替隗氏頽叔桃子奉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帶遂僭立以隗氏居於温十有七年晉侯次於陽樊以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入取帶殺之於隰城

臣等謹按襄王為太子時偪於母弟之寵賴諸侯盟首止而位乃定及惠王崩猶懼不得立復盟諸侯於洮而後即位蓋繼體若是之難也夫惠王果有意叔帶固當內斷於衷畀以嗣位不待欲廢太子始謀立之設以太子鄭可繼宗祧雖母后偏寵豈宜輕易覬其廢棄曾不旋踵知建立太子徒循具文也儲位至重既不審慎於前又欲移易於後是躬啟後世以爭端所以襄王即位歷十餘年而其亂未已也齊立襄而桓公霸晉殺帶而文公復

霸徒使天王廢立政由諸侯主柄焉得不移國勢焉得不替後之鑑古者可不知所懼乎

漢

惠帝

漢高帝為漢王時立子盈為太子即位後七年以定陶戚姬所生子如意為代王九年徙為趙王初戚姬有寵嘗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呂后年長希見益踈上以太子仁弱如意類己留趙王於長安欲廢太子立之大臣固爭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

彊乃罷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十二年上居長安疾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未定扶蘇自使滅祀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時上破黥布歸置酒太子侍東園公等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等數歲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因名戚姬指示四人者曰吾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知羣心皆不附趙王

乃不易太子明年帝崩太子盈即位是為惠帝元年冬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髠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使者
三反趙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
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王來
帝迎入宫自挾與趙王飲食起居太后欲殺之不得閒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酖殺之遂斷戚
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
視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
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

聽政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趙王後謚隱王

臣等謹按漢高以布衣取天下不再傳而諸呂禍作宗社幾危良由惠帝仁弱無靖亂才也第高祖為漢王時早立子盈為太子名分已定胡可輕易且呂后與起事諸臣始終保護如周昌張良叔孫通之輩皆抗詞力爭雖高祖偏寵戚姬欲立趙王如意而卒不可得也史記商山四皓之說

御批通鑑輯覽謂其事不足深信且引杜牧詩四皓安劉是滅劉以為詠古引而未發蓋高祖稱知人其

論王陵陳平周勃及吳王濞於數十年之後乃如
覩火豈有不知己子之理惠帝柔懦不足以承重
器帝蓋早已見及故欲易之
御批詩屢詠其事向使高祖不亟亟於建儲之舉於諸
子中徐擇賢而立之則亦必無屢欲易儲之事乃
始則拘於元嗣之建繼復狃於羣議之爭儲位一
定黨翼漸成母后專權遂不可制
御批謂當日設廢惠而立文呂與薄亦必不相和然文
帝必能調停其間無呂氏之禍而劉氏安矣故見

惠之不可是帝之明終不韋愛猶帝之正而遲回於嫡庶之虚名使漢室有幾危之實禍則帝之失大哉

聖言盱衡往事精確不易以高祖雄才大略不能弭亂於未萌建儲之弊可不戒哉

太子榮 梁王附

景帝四年立栗姬子榮為皇太子館陶公主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以帝後宫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故怨怒不許公主欲與王夫人子膠東王徹王夫

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譏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
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使人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
是乃所宜言耶并廢太子為臨江王太傅竇嬰等力爭
之不得栗姬亦以恚恨死於是詔立王夫人為皇后膠
東王徹為皇太子中二年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梁
王武竇太后少子也有寵於帝上方未立太子時王來
朝上於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
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又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警蹕寵
信羊勝公孫詭二人多奇計邪說王求為漢嗣會太子

榮廢太后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跽
席舉身曰諾罷酒召諸大臣問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
皆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袁盎力爭之太后議
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
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
捕勝詭勝詭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泣諫令勝詭自殺
出之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
等還至霸昌廄悉燒梁獄辭帝使謁太后曰梁王不知
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

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伏斧質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梁王歸國意忽忽不樂以中六年卒後三年帝崩太子徹即位是為武帝

臣等謹按建儲重事景帝不慎之於始輒意為廢置子榮為太子初無失德特以宮闈私隙譖慝交乘廢黜不終死於詔獄良由明立太子傾側之徒呈其讒構冀國本搖動因以為利人主不加深察墮其術中誤矣梁王以介弟之親宴語從容許以傳位厥後僭恣日萌求為漢嗣不得遂聽羊勝公

孫詭之言刺殺大臣隱圖洩忿迨梁獄已具帝猶
不忍加誅歸罪臣下雖太后偏愛少子亦帝啟寵
兆釁釀成其失也曩非梁王歸國即以憂死他日
亂端曷有底乎

御批通鑑輯覽謂景帝以傳位為戲言致梁王妄生覬
覦即剪桐之誤亦不可比類所以罪景帝而誡後
世者深矣

戾太子據

武帝元狩元年立子據為皇太子初衛夫人生子據立

為后據始生上喜為立禖及冠就宫中為立博望苑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産男進號史皇孫太子既長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屬大將軍衛青諭以無他意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太子嘗謁后移日乃出黄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宫人戲上益太子宫人太子知之銜文文與小黄門常融等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少不平使融名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上知其情乃誅融是時方

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上偶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警寤體因是不平時江充用事充與太子衞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左右皆為蠱道呪詛窮治其事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掘地上使案道侯韓說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宮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幷誅因諷太子矯制收充等治之且謂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

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扶蘇事耶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韓説疑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説太子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徇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

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
來幸西建章宫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
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賔客張光等分將召
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
太子引兵敺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
五日死者數萬人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
附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
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詔收后璽綬后
自殺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訟

其枉勸帝亟罷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帝稍解然尚未
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賣屨給之
事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距戶自經死皇孫二人皆遇害
吏民以巫蠱相告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
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
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
頭翁教臣言上大感寤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
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
歸來望思之臺於湖上天下悲之太子有遺孫名病已

史皇孫子後即位為孝宣帝追諡太子為戾太子史良
娣為戾夫人並改葬焉

臣等謹按戾太子初生武帝為之立禖寵愛備至
及長宜慎選師傅輔以道義乃不數歲立為太子
任其延覽賓客招接異端曾無正人為之匡救奚
怪其材能之不類也迨夫憸壬搆釁謗讟頻聞常
融已敗露於前猶復輕聽江充譖言恣其傾擠遂
至巫蠱獄興事連宮掖太子不思負罪引慝顧從
石德之計矯制稱戈跡同叛逆兵敗身亡貽笑萬

世雖太子愚闇自速厥辜亦帝建儲不慎實階之厲也夫知子宜莫若父武帝不知太子之不才而遽立之既立矣不擇人而輔導之及宵小離間多方讒毀陷於罪戾復不察其情而善處之轉因壺關三老田千秋之言始知感悟何見之晚也

御批通鑑輯覽以江充餂覦武帝易儲之萌故乘機竊發壺關三老知武帝有略悔之意故上書辯寃冀太子復位居其首功田千秋所稱白頭翁之言尤屬荒誕

聖人持論洞鑒隱微然則建立儲位小人必藉以為揣摩傾陷之資雖英察如武帝者亦為所惑骨肉之間不能相保百世後可以憬然悟矣

東漢

東海王彊

東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子彊為皇太子母郭氏為后十七年后廢彊常慼慼不自安郅鄆說其辭位以奉母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載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而立東海王陽

為太子二十八年王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
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虡
之縣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太子
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所上章宣示公卿復以魯靈
光殿猶存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留京師明年春帝
崩山陽王荆詐為大鴻臚郭況書與王言其無罪而廢
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起兵舉大事王得書惶怖執其
使上之是年冬歸國後以永平元年薨謚恭王
臣等謹按光武中興首立子彊不聞稍有過惡乃

以郭后寵衰遭廢致彊慼慼不安屢陳避位雖光
武遲回再四卒有改封東海之事然則即位之初
建立太子僅屬虛文迨陰后有子即彊不自請豈
能久於其位乎幸子彊始終退讓得以自全否則
山陽王荆一書售其詐僞有不交相猜忌者乎若
子彊者可謂善處危疑之際惜乎光武立與廢兩
失之矣

三國吳

廢太子和

吴孫權赤烏五年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權特愛霸與太子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權乃命分宮别僚二子由是有隙衞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霸丞相陸遜非之寄終阿附霸輕為交搆時霸曲意交結名士嘗自詣偏將軍朱績不納於是賔客侍從仇黨疑貳舉國中分權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王夫人有隙會權欲立王夫人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已心不自安數譖毁太子權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

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怒夫人憂死太子寵日衰霸黨楊竺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上疏屢諫權不悅太子太傅吾粲請出霸鎮夏口令楊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霸與竺共譖之權怒誅粲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卒初潘夫人有寵於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霸結黨害其兄心亦惡之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乃幽太子和驃騎朱據諫不聽據與尚書僕

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首自縛詣闕請和權見惡之各杖
一百放之遂廢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霸死殺竺寄等尋
亦賜據死赤烏十三年立子亮為太子明年立潘夫人
為后權頗悟和之無罪欲召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等
固爭乃止立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權殂亮即位先是
太傅諸葛恪有徙都之意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後恪被
誅孫峻收和印綬遣使賜和死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
子德謙俊何撫育之皆賴以全

臣等謹按太子與藩臣禮秩至異權寵愛魯王霸

令與太子和同宫又以羣臣之言為之别置僚屬其預立儲位奚為者霸陰有幾幸之心故外結朝臣以圖自固及王夫人被譖憂死太子寵衰而霸黨復競譖之吁可畏矣特是權既鍾愛霸何以必預立和後知霸圖害其兄賜霸死矣何又廢和而立亮觀其擇儲立嗣以母妃之寵為廢置宗社重計何視猶奕碁也權殂亮立而和復以蜚語被誅非以曾為太子之故致不相容乎然則權之始終熒惑不能庇其兩子實當日建儲之失耳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一終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二

晉

惠帝

晉武帝泰始三年立子衷為皇太子衷武帝第二子也是為惠帝母楊后納妃賈氏武帝初欲為太子娶衞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時朝臣咸知太子不堪親政事瓘侍宴凌雲臺陽醉跪武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

曰此座可惜武帝意悟盡名東宮大小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作答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語泓便好為我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武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太熙元年四月即皇帝位立賈妃為皇后初和嶠嘗言於帝曰太子有湻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及是嶠入朝賈后使惠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何如嶠曰臣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帝為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蟇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時天下荒饉民多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其昏蒙皆此類賈后專制天下凶暴日甚與趙粲賈午等專為姦謀誣害太子遹永康元年趙王倫等率兵入宮矯詔廢賈后為庶人殺之永寧元年倫自稱皇帝遷惠帝于金墉城號曰太上皇齊王冏成都王穎起兵討倫擊敗之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光熙元年十一月帝中毒而崩或曰大傅越之鴆也

臣等謹按晉惠帝為太子時朝廷咸知其弗堪主

鬯即武帝亦豈未見及此若衛瓘和嶠諸臣危言

隱諷足資納牖乃開悟稍萌旋復蒙蔽卒之昏庸

繼統紊棄朝綱悍后乘之恣行威虐馴致八王搆

釁骨肉相殘尋其亂源舉由於此蓋泰始建儲之

初未能慎重厥後怠荒宴見惑溺益深雖欲追悔

而不可得史稱武帝末年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

之意又以非賈后所出慮其終敗遂與腹心共圖

後事久而不定謂非始謀之咎乎跡其流禍所極

太子既忝守文皇孫復遭毒陷一舉兩失莫挽淪

胥非朝夕之故已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以晉惠駿劣武帝畢見而先事不斷實

釀成之

聖訓煌煌洵垂千古炯戒若孝武立德宗為太子幼而

不慧至不辨饑飽寒暑

御批云晉惠取鑒不遠乃狃於立長立嫡而昧於為天

下得人其罪與己身失天下同益仰見

睿論之深切而著明矣

愍懷太子遹

晉惠帝永熙元年立子遹為太子遹惠帝長子也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宫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武帝裾入闇中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武帝奇之嘗對廷臣稱遹似宣帝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為太子以何劭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師保拜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嘗置謝氏于别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

師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密敕黄門閹官進諛于
太子曰殿下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
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
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
弄之器太子從之于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洗馬江統
陳五事以諫之不納中書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
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為憂每規太子修德進善遠于譖
讒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所坐氊中刺之太子性剛知
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初賈后母廣城君郭槐

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昏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謐常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之謐怒因譖太子于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于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乃宣揚太子之短時朝野咸知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

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惠帝不豫名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惠帝命賜酒棗逼飲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稱詔賜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了之并謝妃共要尅期而兩廢勿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道文太子之子虨也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惠

帝帝幸式乾殿名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徧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惟司空張華僕射裴頠以為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是日太子遊元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與妃王氏及三子虨臧尚幽於金墉城殺謝淑媛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示公卿更幽太子於許昌宮

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妃父王衍表請離
婚太子至許昌遣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為善欲盡忠
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
自為太子以來敕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
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
之情實相憐憫於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篤
為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
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
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

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且來吐
不快使在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
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遥呼陳舞昨天
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
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啟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
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女酒當使
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
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陛下飲此
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

中有惡物耶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
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
有一小婢持書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
有一白紙有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
筆研墨黄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
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衆人見
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衞督司馬雅與常
從督許超嘗給事東宮二人深傷之説趙王倫謀臣孫
秀曰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侍

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不如先謀之秀言於倫倫深納焉計既定秀說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禍耳後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豈徒免禍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后迎太子后聞之甚懼乃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三月矯詔使黄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

太子恐見酖恒自煮食於前處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小坊中絶不與食宮中猶於墻壁上過食與太子處逼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厠處以藥杵椎殺之年二十三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謚曰愍懷

臣等謹按愍懷太子之禍成於賈后之凶險兆於惠帝之昏愚而原其始則武帝實有以啟之愍懷幼而聰慧早識大體為武帝所愛重明知惠帝之弗克負荷以愍懷故幸得不廢然以賈后之凶悍

惠帝之受制異日姦謀註害衆惡彰著而武帝不能炳燭幾先防閑有家以致禍延似續傾覆洪基欲為貽厥之謀而適以害之謀之不臧亦可鑒已厥後永康泰始之間臨淮王臧立為太孫則見殺於趙王倫清河王覃立為太子則一廢再廢而見殺於太傅越史稱武帝建立非所委寄失才畏小忍而忘大孝以致承華非命與晉室相終始雖云天命其亦人事歟

宗

元凶劭濬附

宋文帝元嘉六年立子劭為太子劭文帝長子也文帝即位生劭時猶在諒闇故秘之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於劭側帝不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為召刀後惡焉改刀為力年六歲立為皇太子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渟女為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身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接賓客意之所欲文帝必從之十七年拜劭京陵大將軍二十七年文帝將北伐

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至瓜步帝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帝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由是與江徐不平帝時務本業勸課耕桑使宫内皆蠶欲以風勵天下吳興女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有異術主乃白帝託云善蠶求召入許之道育既入主與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帝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咒詛晝夜不輟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

天師後遂為巫蠱刻玉為帝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黄門陳慶國並預巫蠱事劭補天興為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嫁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沈懷遠為妾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帝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詰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盡是奴耶下人欲嫁者又置何處劭答南第昔屬天興求將吏驅使視其形容粗健更兼隊副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馳書告濬濬答書曰啟此事多日今始來問

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賀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
此姥由來持兩端難可懸保正爾自問臨賀莫得審實
也其若見聞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
監上當無此簿領耳急宜捷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
具令嚴自躬上啟聞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
或是大慶之漸凡紛濇相與書疏類如此所言皆為名
號謂上為彼人或以為其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
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啟
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

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慶國謂巫蠱事
往來惟有二人今天興既死懼將見及乃具以其事白
帝帝大驚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又得所埋玉人於
宮內命有司窮治其事詰責劭濬惟陳謝而已帝雖怒
甚猶未忍罪也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
以自隨或出止民人張旿家帝謂江夏王義恭曰常見
典籍有此謂之書傳空言不意親覩劭所行失道未必
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
此不幸耳初文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

與羽林相等至有實甲萬人三十年三月濬自京口入
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帝曰京
口民張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内似是嚴道育帝
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帝惋駭欲廢劭賜濬
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帝欲立建平
王宏徐湛之勸立隨王誕江湛勸立南平王鑠誕妃即
湛之女鑠妃即湛妹也文帝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
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
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

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
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文帝默然議久不決
與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
慮有竊聽者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為子淑妃愛濬濬
心不附之帝以謀告妃妃告濬濬馳報劭乃謀為逆每
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心腹隊主陳叔兒齋帥張
超之任建之謀之夜詐為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
衆討之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
云有所討召前中庶子蕭斌在衞率袁淑中舍人殷仲

素入宫劭流涕告以將行大事因起徧拜之衆驚愕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力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謂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左右引淑出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旦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至劭使登車辭不上乃殺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宫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

衛曰受勑有所收討今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閤拔刀徑上合殿其夜帝與徐湛之屛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具落遂弒之并殺湛之江湛聞喧譟聲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左細仗主卜天與出戰射劭幾中劭黨擊之斷臂而死劭使人殺潘淑妃及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時濬在西州府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即戎服乘馬而去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

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劭即偽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為書曰徐湛之江湛弑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即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蕭斌為僕射何尚之為司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吏部尚書及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事乃收殺之夏四月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南譙王義宣隨王誕及諸方鎮皆應之劭自謂素習武事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義軍至新亭劭使蕭斌等率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自

登朱雀門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為之力戰將克而魯秀斂軍遽止為柳元景等所乘大敗劭走還臺城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位於新亭是為孝武帝五月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為樓城中沸亂將吏皆逾城出奔蕭斌聞大航不守令所統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斬之諸軍遂克臺城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臧質縛劭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問劭曰在嚴道育處道育匿於劭所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妻殷氏賜

死濬率左右南走江夏王義恭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復投劭濬尸首於江汙豬劭所居齋張超之聞兵入走至合殿故基止於御床之所為軍士所殺剖腹刳心臠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道育鸚鵡並鞭殺焚尸揚灰於江同逆皆伏誅

臣等謹按宋文帝十九男逆劭最長濬次之又次則為孝武史言劭始生袁后使馳白帝此皃形貌異常不可舉欲即殺之帝狼狽至殿戸外禁止是其梟獍性成初生時已可見微知著不僅簪帽之

墮名刀之文足怵然動戒也乃立為太子所欲必
從益置東宮兵萬人令與羽林相埒既忽先幾之
警復養助亂之萌迨與濬共為巫蠱惡逆已彰猶
止加詰責未忍明正其罪且謂劭雖失道未必遽
亡社稷依違瞀惑欲無禍患其可得乎至將行廢
黜之事不思取鑒前車凶慝未除而先謀建立朝
臣若徐湛之輩各顧其私人持一議屏語連夕輾
轉狐疑又以其謀告之濬母遂至宮甲驟興為千
古未有之奇變所謂噬臍何及者矣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以劭濬逆亂顯著更無疑義乃始則置而弗問繼復事機不密自釀毒禍洵履霜堅冰之明訓歟

南齊

武帝

齊高帝建元元年立子賾為太子賾高帝長子也是為武帝宋昇明三年齊國建為齊公世子是歲齊主稱皇帝立為皇太子在東宮時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所信任左右張景真驕

修僭擬內外莫敢有言司空諮議蕭伯玉素爲高帝親
厚密以啟聞上大怒初豫章王嶷素有寵以賾長嫡故
立爲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宣勑詰責并示以景真罪
狀使以太子令收殺之太子憂懼稱疾月餘高帝怒不
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啟曰太子無事被責
人情恐懼願陛下往東宫解之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
宣勑往東宫命東裝又勑太官設饌密遣人報太子令
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
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宫召諸王宴飲太子與豫章王嶷

及敬則自奉肴饌高帝大飲賜太子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東宫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親信權重朝右太子深怨之豫州刺史垣崇祖亦不親附太子其破魏兵還高帝名與密謀太子益疑及即位遷崇祖五兵尚書伯玉散騎常侍加意撫慰尋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誅之

臣等謹按齊武於昇明之世贊襄創業肇建丕基時值沈攸之搆亂未得朝廷處分以中流可待敵即據湓口為戰守備高帝聞之喜曰真我子也迨

立為太子事多專斷頗違制度左右僭侈物議寖
彰高帝幾有易儲之意以致景真顯戮崇祖密謀
人主之赫怒難回而太子之危疑滋甚賴王敬則
委曲匡救力為維挽得以自全是武帝之為太子
獲免動搖者適有天幸未可為法而可為鑒也洎
乎永明踐阼始立太子繼立太孫文惠早即薨逝
而太孫嗣統以後鬱林海陵廢殺接踵固由武帝
付託非人自貽伊戚而覬覦之漸釁毒之萌非即
於冊立時階之厲乎

梁

昭明太子統

梁武帝天監元年立子統為皇太子統武帝長子立時年幼仍居於内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始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敏五歲能徧誦五經性仁愛自出宮恒思戀不樂武帝知之令五日一朝每留永福省或三五日乃還宮及加元服武帝使省錄朝政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糾劾斷獄多所全宥寛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

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出宫二十餘年不畜聲樂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者賑之母丁貴嬪有疾朝夕侍側衣不解帶及薨水漿不入口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既葬母有道士云地不利長子請厭之及為蠟鵞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宫監鮑邈之魏雅初並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啟武帝云魏雅為太子厭禱帝遣檢掘果得鵞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而止惟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寢疾恐貽武帝憂敕

叅問輒自力手書啟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卒時年三十一謚曰昭明長子歡武帝欲立為嗣銜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乃立晉安王綱為太子是為簡文帝朝野多以為不順侍郎周宏正嘗為綱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下抗目夷之義執子臧之節綱不能從尋武帝以人言不息封歡為豫章王譽為河東王詧為岳陽王皆大郡以慰其心後鮑邈之坐事法不至死簡文帝追感太子寃揮淚誅之

臣等謹按昭明毓德青宫早彰淑問性成孝謹質

蘊沖和嫻剖析於朝章傾芳華於文翰可謂賢而
才者矣乃聽方士之言為厭禱之事以致宵人搆
釁末由自明青蠅之譖有由白璧之瑕莫掩良因
地處嫌疑故讒間易入也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昭明讀書好古不以戾太子事為鑒
誠昭明有以自取斯實古今不易之
定論矣至於晉安繼嗣立長之後以次立賢理非不順
特以沿循舊制明示中外使朝野曉曉屬意嫡孫
又封統諸子以慰衆心所以啟人言之紛競而兆

主柄之凌夷者豈非泥古立儲所由致歟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二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三

北魏

太子晃

魏太武帝延和元年立晃為皇太子晃太武長子立時年五歲明慧彊識所聞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西征涼州命晃監國真君四年從太武討柔然至鹿渾山與賊相遇言于太武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速進擊掩其不備尚書令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

必多須諸軍大集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太武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既而獲其候騎言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太武深悔之自是晃所言軍國事多見納五年命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晃頗信任左右營園田而收其利侍郎高允嘗為晃授經甚見禮待切諫曰殿下國之儲貳言行舉動四方所則而營立私田與販酤市塵競尺寸之利願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

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不聽晃為政精察中常侍宗愛性險暴所行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侯道盛任事東宮微為權勢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搆其罪太武怒斬道盛于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時年二十四謚曰景穆太武後知其無罪追悼不已宗愛懼見誅遂弒之文成帝即位愛伏誅追尊景穆為皇帝

臣等謹案太子晃以明慧之姿出從征伐入綜機務撫軍監國可謂兼之而讒搆所乘竟以憂卒者

何哉蓋太武早為建立並總百揆上疏稱臣事倂當亡寢至營年私利謗議微聞依附者藉權勢以憑陵仇怨者逞憸邪為傾陷道盛之獲罪宗愛之貽禍厥有由然太武不審慎於幾先徒追悔於事後致賊臣懼誅旋行弑逆旣亡其子而並自隕其身倚伏之故可不豫凜冰淵也歟

廢太子恂

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立子恂為太子恂孝文長子始生時文明太后以恂當為太子乃賜其母林氏死自撫

養之年四歲太后親為立名字元道及冠于廟孝文臨
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
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後每歲
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學體素肥若河南暑
熱嘗思北歸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恂甚銜之孝文幸
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刄道悅于
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甯靜厥明尚書陸琇馳
啟孝文孝文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
與咸陽王禧等親杖之拘于城西别館引見羣臣于清

徽堂議廢之太傅穆亮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謝孝文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恒朔惡莫大焉若不去之是社稷之憂也乃廢為庶人置於河陽無鼻城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孝文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告恂復與左右謀逆乃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初孝文嘗謂崔光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

而罷光曰太子幼年涉學不宜于正書之時捨書御內

帝以光言為然

臣等謹案元魏踵漢武之失將立其子而先隕其母以杜干預政事之漸始自道武而文成以下相率行之如文明太后撫養恂而賜其母死皆流弊使然也

御批通鑑輯覽以漢武懲呂后而殺鉤弋已屬過舉元魏乃竟以為故事立此滅倫之法不特因咽廢食實非人世所宜有之事大哉

王言洵足維倫紀乎萬世矣至恂沖年輕躁本未堪君國之重孝文立為儲貳寄以留守旋因謀奔代北驚擾洛中手刃宮僚跡同背叛其廢黜固宜向使孝文慎選于初不亟為建立則恂之縱逸何自而開下之讒譖何緣而進乃始則亟於建儲先致其母于死繼復處之不得其當釀成嫌釁致陸琇馳告于前李彪構誣于後終于母殞子廢賜死河陽豈非孝文始謀之不臧有以啟之歟

北齊

廢帝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立子殷為太子殷文宣長子也是為廢帝時年六歲母曰李皇后七年文宣如晉陽太子殷監國文宣每言太子性質不似我欲廢之而立太原王紹德常名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之未年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正道太子字也初文宣命邢邵制名字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不許

曰天也因謂母弟常山王演曰奪時但奪慎勿殺十年文宣殂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太子殷即位尊李后為皇太后婁太后為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受遺詔輔政以演與長廣王湛權重位逼恐不利于嗣主乃奏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赴之湛伏家僮數十人於坐執愔等突入雲龍門送愔等於御前婁太后臨昭陽殿李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演奏愔等罪婁太后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

為縱之帝不能言李太后拜謝婁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丐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斬愔等是歲婁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出居别宫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演遂即位於晉陽是為孝昭帝其明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昭帝恐濟南復興密行鴆毒不從乃扼而殺之昭帝之殺愔等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及昭帝出畋墜馬絶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

其宜矣臨終遣使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也長廣王湛立是為武成帝封百年為樂陵王會白虹貫日欲以百年厭之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奏之武成怒使召百年百年入令左右亂捶擊之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瘞於後園紹德亦為武成所殺

臣等謹案廢帝在東宮時史稱其温裕開朗綜覽時政雅有令名文宣立為太子復欲廢之而立紹德雖其事未果而儲位危疑岌岌乎慮有隱禍焉

蓋以常山長廣二王地逼而勢盛太子幼沖之年
仁柔之質恐其不克有終耳然既逆知有變不思
豫為之所而徒明示建儲導以覬覦任其篡奪則
何如不立之為愈乎文宣以殷屬演演以百年屬
湛卒之入據大統戕害惟恐不速先後效尤殆同
一轍天道好還理符影響而文宣之釀成禍亂實
不得辭其責恭繹
御批通鑑輯覽謂演不能容殷湛獨能容百年乎作法
不臧丁甯嗟何及耶

指示深切所以振聾警聵者至矣

北周

宣帝

北周武帝建德元年立贇為太子贇武帝長子文宣后崩武帝諒闇詔贇總朝政每巡幸常留監國贇好昵近小人宮正宇文孝伯言于武帝曰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及矣武帝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武帝顧謂齊王憲曰百官佞我惟運所

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治豎貂輔之則亂武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贇不悅五年命贇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太將軍王軌與宇文孝伯從行宮尹鄭譯王端並有寵贇在軍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武帝怒乃杖贇除譯等名贇大銜之軌後因侍坐白武帝言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深以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武帝遇贇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冬盛暑不得休息有過輒加捶

扑敎宮官錄其言動每月奏聞贇懼矯情修飾以是過惡不上聞突厥寇涼州武帝伐之以疾留雲陽宮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付以後事遂殂贇即位是為宣帝即逞奢欲曾無戚容不踰月而葬詔議即吉樂運以為葬期旣促事訖即除喪太為汲汲不從召鄭譯復為近侍殺王軌及宇文孝伯立長子衍為太子衍復改名闡未幾傳位於闡自稱天元皇帝大象二年以疾殂其明年隋公楊堅廢闡為介國公尋弑之北周亡

臣等謹案周武識嗣子之非材慮其不堪承統嚴

於督責妙簡宮僚可云悉心諭教者矣然以宗祧至重早示建儲總政領戎長其驕佚所謂義方著訓者僅屑屑於朝見進止之節隆冬盛暑之勞而其昵比小人動多爽德未能使湔滌自新也卒乃置王軌之讜言付孝伯以後事徒令二人俱死於淫刑而無裨國計史譏其溺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詎不信夫至贇之昏暴自絕於天身既速殞而國亦隨之固無足言者而宇文氏之經營締搆未逾二紀不祀忽諸則皆成於武帝始謀之失

也

隋

廢太子勇蜀王秀附

隋文帝開皇元年立子勇為太子文帝五男皆獨孤后生長曰勇次煬帝廣次秦王俊次蜀王秀次漢王諒勇小名睍地伐文帝受禪立為太子使參決政事時有損益皆納之文帝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帝王溺於嬖幸廢立由此而生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勇性寛厚率意無矯飾文帝好節儉勇嘗文飾蜀鎧見

而不悅誡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奢侈而能長久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擬分賜汝兄弟今賜汝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詣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時帝令選强宗入上臺宿衛高熲奏若盡取强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

太子左右何用强武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習蓋疑頻子表仁尚勇女故以此言防之勇多内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責勇然昭訓遂專内政生長甯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晉王廣知之愈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遣左右至廣所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屏匿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者給事屏帳改用縑素故絕

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愛廣特異諸子廣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若痛耶廣又拜嗚咽不止后亦悲不自勝廣知后意移

始搆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楊素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用以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嘗恐睍地伐潛害之素盛言太子不才后遺素金使贊帝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寢息其中布衣草褥冀以當之文帝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

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
變文帝益疑之后又使人伺覘東宮纖悉事皆聞奏因
加誣飾以成其罪文帝遂疎忌勇又令段達私賂東宮
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喧謗過
失日聞開皇二十年文帝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作色
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
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卧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
恐有警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耶乃執唐
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

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兖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新婦初亡我疑其遇毒嘗責之便懟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寗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想此何必是其所生倘或非類便亂宗祏我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常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

悔何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不聽於是勇與諸子皆被禁錮收其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耶遣武士執旻付法先是勇嘗從仁壽宮參起居還途中見一枯槐大五六圍顧左右曰此槐作何器用或對曰堪取火於時衛士皆佩火燧勇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怪問姬威威曰

太子此意别有所在比令長寧王以下詣仁壽宫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疋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疋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疋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宫服玩似加琱飾者悉陳於庭以示羣官為太子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引勇及諸子列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遂詔元旻唐令則等誅戮有差移勇於内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為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宫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

陳枉屈廣過不得聞外樹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
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
不得見及帝寢疾於仁壽宮廣入侍姦亂事聞帝大恚
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兵部尚書柳
述黄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帝曰勇也
述巖出閣為敕書素聞以白廣矯詔執述巖繫獄令張
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廣遂弒帝自立矯詔
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追封房陵王不為置嗣勇長子
儼後遇鴆卒諸子分徙嶺外皆敕殺之蜀王秀在益州

頗奢僭聞廢勇立廣意甚不平廣恐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譖之文帝徵秀還京師付執法者令楊素推治之廣陰作偶人縳手釘心書文帝及漢王諒姓名密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并作檄文置秀集中以聞帝廢秀為庶人幽之内省煬帝時禁錮如初後為宇文化及所害

臣等謹案開皇手移周鼎混一區宇二十餘年方内晏如可謂勤於創業者矣乃再傳失國亡也忽焉其釁肇於兄弟之閒而其毒發於君父之際自

縱尋斧翦伐木根而柯葉繼隕廢立亂亡之禍殆甚於秦之二世何其酷歟蓋隋文五男同母旁無側庶方以為前星既定宗子維城之固遠軼曩代也詎知東宮之恩寵漸衰晉邸之狡謀已啟內有獨孤外有楊素搆成貝錦僭過日聞以致投杼聽讒竟遭幽廢瀕死無以自明是廣之包藏禍心睥睨神器奪嫡之舉早伏於建儲隋文惑眷牝晨不自覺悟迨於抵牀呼名悔已莫及而凶逆隨之稔惡蕭牆宗社淪覆伊誰之咎乎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廣竊窺主意矯飾希寵隋文墮其術中而獨孤后妒嫉險刻遂使儲位中移國祚不享隋之天下亡於廣而實亡於獨孤然隋文受制婦人綱常不振亦自亡而已耳恭繹

睿論洵如軒鏡畢照物無遁形而正國閑家之道所以弭患未然者誠不可不辨之於早也

[illegible]